

2476

苕溪漁隱叢話

冊八

卷之三

三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激澈落寒汀  
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  
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若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  
十二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  
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  
字史論

若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  
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  
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

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  
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  
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  
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  
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  
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  
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  
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苕溪漁隱曰遺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兩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

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  
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日冀此際  
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  
罷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  
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  
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  
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  
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卽政  
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  
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  
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  
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苕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

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

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頰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卽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

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

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  
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  
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  
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  
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滯穗訟消羣枉闡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  
守心間興亦長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  
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  
逐末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  
窗裏日光飛野鳥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持

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等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

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豔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

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  
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  
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牕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荊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荊公

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  
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煙李郢春晚云燕靜啞泥起蜂喧抱藥回  
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  
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  
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  
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  
居云門庭野水籬縱鷺鄰里斷牆啞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  
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  
草自香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欲變舊爐灰四絕云竇  
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  
水闊寒鴉飛去日啞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  
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鷗鷀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浯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

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若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鬪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旣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妾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

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憇歎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一事合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